

# 蘇蘅／仇恨政治和語言不會有贏家

2017-12-19 23:48 聯合報 蘇蘅

詩人余光中病逝，社運人士王奕凱（左）在臉書先是公開貼文「死好」，「對他一點敬意也沒有」。淡江大學全球政經學系系主任包正豪（右）批評，對逝者口出惡言，基本已經喪失人性。圖／聯合報系資料照

著名文學家余光中過世，社運分子王奕凱在臉書上批余光中「死好」、對他「一點敬意也沒有」；最近更有課審學生抨擊陳菊悼念余光中是「垃圾」。不由讓人想到二〇一六年九月台灣發生火燒車，奪走二十四條大陸人生命，但因為仇中心理，反而有網民說「看到火燒車的新聞很爽」。

香港今年也發生類似事件。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兒子墜樓身亡，由於蔡立場被認為「親中」，教育大學民主牆上出現「恭喜蔡匪若蓮之子魂歸西天」等字樣，各界出面譴責，認為此行為「超越人性道德底線」。

所以出現這些情緒反應，背後隱藏的是因為知道仇恨對象短期內不會消失，才用最難聽的話攻擊心目中的敵人，得到虛假的快感。就像東方主義學者薩伊德觀察，「邪惡極端」和「恐怖主義」的阿拉伯，是由知識和權力核心創造出來，並抹去「他們是人」的事實。

仇恨語言多半是仇恨政治的產物，主要特色是二元對立和排除。社會學者哈伯瑪斯說，它是造成傷害的力量來源，不但摧毀人們合理的推理，破壞合作基礎，更關上公共領域溝通的大門。

全球仇恨教主應屬美國總統川普。他上任後美國媒體和政治更為兩極化。美國南部貧困法律中心（SPLC）今年度「仇恨群體調查」發現，美國至少有九百一十七個仇恨團體，過去兩年，仇恨集團網路帳戶的「按讚」和評論數量增加九倍。

美國政治學者柯拉來斯（Javier Corrales）說，仇恨政治和政黨兩極化是一體兩面，政治人物運用仇恨策略，最主要目的就是減少對自己的批評和譴責。極端言論可以轉移注意，換恨意為防衛。

仇恨政治的怒火也燒到日本，這兩年日本仇韓仇中的「仇恨書」系列，創造另類銷售佳績，今年最賣的達三十萬本。這些書籍不乏「醜陋的韓流」、「沒有身為韓國人真好」、「韓國人像呼吸般說謊」、「為

何中國在全球這麼被厭惡」等，光看標題就可知道當今日本充滿一股不爽鄰國崛起擴張的壓力、以詛咒鄰邦為樂的詭異氛圍。

心理學家李迪（Brad Reedy）解釋，仇恨心理往往是人們成不了事而受挫，因此轉而向外投射「恨意」，並攻擊他人，希望擺脫心裡不平或自身脆弱。政治上卻往往成為保守民族主義的土壤，如果在意鄰國的壯大繁榮，對比自己的落後停滯，更易讓民眾渴望威權民族的實現，壓過對民主自由秩序的期待。

不過日本畢竟比較成熟，有些知識分子發出理性批判聲音，認為不該用謾罵和偽裝的優越感面對國際競爭；政府更應正視社會因焦慮憂心出現的集體「憂國」心聲。去年日本國會通過「仇恨言論對策法」，大阪市也推出「種族歧視消除施策推進法」，都希望不要再陷入內部彼此憎恨的惡性循環，以免付出慘痛代價。

對立＋仇恨＝選票，這樣的政治方程式很好用。對照台灣，從年金改革、同婚議題、前瞻建設、課綱爭議、到最近的促轉條例，都可以看到世代、城鄉、南北、政治認同等種種對立，而處理議題往往沒有足夠的公共溝通，只有「我說了算」的強行通過。這樣的做法，只會帶來扭曲的價值判斷，最後整個社會沒有贏家。（作者為政大新聞系教授）